

YanqinXilieXiaoshuoJi

黄昏过客

严沁系列小说集
(香港)严沁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nXilieXiaoshuoJi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黄昏过客

严沁系列小说集 (香港) 严沁 著

44.572
YQ2.22

44.572
YQ2.22

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昏过客/严沁著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3.3

(严沁系列小说集)

ISBN 7-5059-4225-5

I. 黄… II. 严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3265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
图字: 01-1999-0719 号

书 名	黄昏过客——严沁系列小说集
作 者	(香港) 严沁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(010-65389152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吴若竹
责任校对	满庭芳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天津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880×1230 A5 (大 32 开)
字 数	371 千字
印 张	14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3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8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225-5/I·3294
定 价	26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|
| 3 | 黄昏过客 |
| 241 | 风里人 |



黄 昏 过 客





1

黄昏，初秋。

尽管街道上汽车拥挤，行人熙攘，“图书中心”里却安静而凉爽。冷气依然开着，里面的几个顾客全都专心地找寻着自己需要的书籍。出纳小姐坐在柜台里，几个职员也显得清闲，这一段时间正是人们赶着回家晚餐之际，没有多少人会想来逛书店——电动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位十分体面的中年绅士。

“啊！萧先生来了！”一个职员殷勤地迎上去，显然进来的是位“熟”而且“有来头”的客人。

萧子樵微微点点头，很自然地朝里面望望里面有什么，只有一个新来的女孩子背对着他，蹲在地上整理新来的一批书。

“我想问一问，这个月我订的《徕卡》月刊有没有到，你们可不可以替我查一查？”子樵说。

《徕卡》月刊是德国徕卡照相机公司自己出版的摄影书籍，是本高格调、可以说世界一流的摄影杂志，台湾没有代理，子樵是通过“图书中心”代订的。

“可以，可以，”职员立刻点头。“请你等一等，我看看我们公司自己的那本来了没有！”

那男职员从出纳柜台后面转进一间办公室，子樵就站在有关摄影的那一格书架前，不经意地望着。两分钟后那男职员就出来了，笑容还是那么殷切。

“我们的书也没有到，萧先生，”他歉然地说，好像书没到是



他的责任似的。“可能是邮误，你再等两天吧！”

“好！”子樵点点头，视线又回到书架上。

几个职员互相望一望，不解地耸耸肩。萧子樵虽是熟客，以往的日子多半是一星期左右来一次。从前天开始，他却连续来了三天，每次停留了更长的时间看书、找书，而又有点心不在焉似的，是否有什么原因？

然而萧子樵不是普通客人——他们怀疑、好奇却又不敢开口问。子樵的确不是普通人，看他那质料、手工都一流的西装，法国“皮尔卡丹”的皮鞋，停在书店外面那部林肯牌汽车，还有他的气度，他的修养，他的确是不同凡响的，至少在台北找不出和他相同的几个人来。

他又挑选了不少书，总共有十几二十本，他对那男职员点点头，示意男职员过来替他结账。他又走向更里面的一个书架，就在那蹲着整理书的女孩子旁边。

外面的职员也没注意他，他轻轻拍一下那女孩子的肩膀。

“嗨！好吗？”他招呼着。

女孩子微微转头，扬起一对黑白分明的美丽眸子。子樵想象中应该是一张微笑的俏脸儿，但——女孩子只漠然看他一眼，甚至没有理会他，又继续做她的工作。

子樵的脸一下子红起来，以他的身份、地位，几十年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冷淡，那女孩子的漠然大大伤了他的尊严，他——哎！他也太过鲁莽了些，是不是？他不该这么贸然去招呼她的。

他讪讪地走开两步，他不怪她，怎能怪她呢？三天前第一眼看见那张漠然的俏脸，看见那冷冷的黑白分明的眼睛，他已莫名其妙地被吸引、被感动。四十五年来，他第一次被一个女孩子吸引，一个年轻得可以做他女儿的女孩子，她——顶多二十岁吧？

三天来，他一次次来到书店，他以为可以有机会认识她，其他的职员不都对他殷勤又巴结？但是她却望也不望他一眼，他心中是又失望，又急躁，他一定要得到她的友谊，他——哎！他简直为她坐立不安，废寝忘食了！



就为那样一个瘦瘦的，冷漠的女孩子！

他又挑了许多书，他根本胡乱在拿，甚至连书名也没看清楚，挑选书籍，只不过延长他留在书店的时间而已，他要找寻每一个可能结识她的机会。

出纳小姐和三个职员都到办公室里去了，是他们的晚餐时间，只有那个为子樵服务的男职员留守在前面。

“哦！丹芙！吃饭了！”那男店员突然记起他们的新同事，转头通知。

“你先去，我快好了！”丹芙——那女孩说。

男职员当然不能离开，他的客人还在选书，而且前面还有几个另外的顾客，他要留在那儿。

再过一阵，蹲在地上的丹芙终于整理好她的书，又点一点，和手上的书单对照一下，没有错，这才透一口气，慢慢站起来。

可能蹲得太久，猛一站起来时已麻痹了的脚支持不住她，一声惊呼，她几乎跌倒，幸好旁边的子樵及时伸出手来扶住她。

“没有事吗？”子樵斯文有礼地问。

丹芙看他一眼，黑白分明的眼睛一片冷淡，她连谢也不谢，抱起子樵选的一叠书往前走，子樵只能跟过去。

“这儿让我来，陈先生，”丹芙对男职员说，“我现在不饿，你先去吃饭！”

“好吧！”男职员点点头，又转向子樵。“萧先生，你慢慢选，丹芙会替你写单子！”

子樵心中大喜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大好机会？别误会他是登徒子，是色狼，他平生不近女色，他的兴趣只是在鉴别玉石、珠宝的事业上，他的兴趣只在摄影上，三天之前他还不把女人看在眼里，还预备坚持他的独身主义，就这么偶然看见丹芙，像一道闪电击中了他的心灵，击碎了他所有的原则和习惯。这根本毫无道理可讲的，一个瘦削冷漠的年轻女孩子，一个书店的小职员，一个和他在各方面都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人！

这就是缘分吗？怎样的缘分？



子樵也说不出丹芙哪一方面吸引了他，或者说震撼了他，他说不出来——或许是她不属于这世界，一副旁观者的冷漠，或者是微扬的唇角那样不屑与嘲弄，或许是眼眸深处冷漠掩不住的一丝委屈、一丝惶惑，也或许是他第一次看见她时，在秋天的冷空气中那一身、一脸的汗——她在搬书。总之是吸引，是震撼，总之那小巧而精致的脸儿已打破他心中所有的原则和习惯！

他一定要结交她——丹芙！

“现在——写单子吧！”他吸一口气，说。

丹芙头也不抬就开始写了。她并不熟悉写发票什么的，字又写得很差，很幼稚，她能胜任这工作吗？他望着她纤长的手指，心中又是一阵莫名的感动。

“你是丹芙，是吧？”子樵又说。他从来不是多话的人，今天却忍不住，丹芙为什么不说话呢？

“我听他们这样叫你的！”

丹芙漠然地把发票交到子樵手上，又用计算机再算一次。

“二千四百七十元！”她冷冷地说。

子樵微微皱眉，她为什么对他有着敌意？他没有得罪她啊！而且——他斯文、正派，四十五岁不能算老，却成熟而稳重，说不上漂亮，却五官端正，他有好风度，好教养，好气质，为什么她一点也不欣赏？她不知道台北市有多少女孩子想结交他呢！

他数了一叠钞票交给她，她又笨拙地替他把书包起来，书太多，她实在有无从下手之感。

“别包了，”他谅解地笑一笑。“如果不太麻烦，我们一起把书搬出去，我有车在外面！”

丹芙又看他一眼，一声不响抱了一叠书往外走，子樵只好抱起其余的跟出去。他心中懊恼，他对这女孩子是一筹莫展。

丹芙把所有的书替子樵全放在汽车后座，转身欲行，子樵叫住了她。

“小姐——丹芙，”他非常诚意地递上一张名片。“我是萧子樵，如果你愿意，请随时打电话给我！”



丹芙望着那张名片并不接受，她似乎过于意外得话也讲不出了，好半天，她才扯扯嘴角，说：

“我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？”

“我——哎，我——”经历过无数上流社会大场面的子樵竟讷讷不能成言，他知道自己现在一定像个大傻瓜。“我只是——很诚意，非常诚意！”

“非常诚意要我打电话？”她竟笑了，露出细致又整齐牙齿，俏得可爱。“我不明白！”

她转身就走，还有比这男人更莫名其妙的吗？

子樵怔怔地站在车边，又尴尬，又难为情，又困窘，丹芙竟拒绝他的名片，他——着了魔吗，他做了些什么事？那女孩眼中全是嘲讽。

他终于还是上车，慢慢离开“图书中心”。

也不能怪那女孩子，真的！如果每一个买书的顾客都向她这样推荐自己，她能——接受？她拒绝他表示她是个好女孩！

他开心一些，丹芙是个好女孩！

从中山北路到阳明山也只不过十五分钟的车程，他的家不高，就在长老会神学院再上去一点，对面不远处就是华兴育幼院。那是一幢两层楼的花园洋房，不是新建的别墅，二十年前，当此地还是一片树林时他就在这儿建筑了这幢房子，他该是阳明山最早的住客了。他爱此地的清静，他不喜欢山下的紧张、繁忙，更不喜欢山下那些总想抓住他的女孩子。他与那些住阳明山只为标榜“我住阳明山别墅”的人不同，他绝非炫耀。

房子虽不新颖，却气派非凡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件摆设，每一幅画都经过设计，都是精品。更有一个特点，屋里的布置豪华、精致得很含蓄，看得出主人的修养和眼光。

子樵把汽车停在车房，慢慢从花园走向大厅。女管家陈太太已迎在那儿，她是个慈祥、善良又忠心的老妇人！她已为子樵工作了二十年，她习惯称子樵少爷。

“信已送进书房，几个电话记录也在书桌上，”陈太太说，



“少爷，程夫人有宴会，她希望你去！”

子樵只点点头，毫无心绪地直奔书房。

他先看了些信件，有私人的、有商业的，又看看电话记录，是几个接近的朋友，程夫人——程克伟太太依文连打来三次，是为宴会吧！

宴会！子樵长长透一口气，今夜他怕没有心情参加，依文一定很失望，她的宴会每次一定要他去，他们是多年好朋友。失望吧！他没有心情！

天色变得更暗了，他开了书桌上的灯，陈太太也敲门进来。

“晚餐预备好了，少爷。”陈太太很有分寸。“程夫人的电话又来了！”

子樵摇摇头，不能连电话也不听。

“拨进来吧！”他说。陈太太出去一阵，他拿起电话。“依文，又有作品了吗？”

“要有作品才能请客？”电话里传来一阵热情、爽朗的声音。“我已经一星期没有动画笔了，今夜请客是为沈奥，他回来了！”

“哦！”子樵笑了。为沈奥！“克伟呢，也为欢迎沈奥吗？”

“当然！我欢迎，他岂能不欢迎？”依文毫无芥蒂地笑。“你能来吗？大家都希望你来！”

“能不来吗？依文！”他不热烈地说，“下一次再见你的沈奥，好吗？”

“翠芝想见你，她已经来了。”依文说。她完全不在意子樵说的——“她的沈奥”。

“嗯——”子樵的眉心皱起来。“事实上我约了人，真的，下次你再请客时，我带女朋友来！”

“哦？！居然有女朋友了？”依文哇哇叫，“谁？什么人？怎能不给我们看？罚你立刻来！”

“给我一点时间，依文，”子樵笑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想到了丹芙，那瘦削、冷漠却美丽的女孩。“或者过几天我在家里请你们！”



“一言为定！”依文好高兴。“请我们时也包括沈奥！”

“当然，只要克伟不反对！”他说。

放下电话，他的心情似乎好转了些，是依文的开朗影响了他？他喜欢依文，也喜欢克伟，他们是对奇异又特别的夫妻，夫妇的感情很好，却又能容许各人有其他的异性朋友，像依文的沈奥——

沈奥是怎样的一个人？或许真该见一见他，一个能使依文倾心相爱的男人——该有三头六臂吧？沈奥！

程克伟的家在忠孝东路一幢新大厦里面，他买了相连的上下两层，打通之后加一道楼梯，变成了很特别的复式设计，楼上楼下加起来有一百五十坪，足够太太依文三天两头请客开派对了！

克伟是个商人，有厂、有贸易行，他最赚钱的生意是搜罗台湾各地未成名的画家所画的画，大批的批发到欧洲、美国，在这中国热的当儿，画上的东方色彩、中国风味真替他赚了大钱。他自己也想不到这冷门生意会兴盛起来，如今他已不再搜购画，而是开了个画厂——不是画室、画廊，是画厂。请了一批年轻人，照外国买家要求的样版，大批制造各种画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艺术不艺术，他是商人，他要赚钱，他绝不掩饰自己铜臭味的脾气相当可爱！

他太太依文却和他绝对相反，艺术家脾气十足，她画画却不卖，自己欣赏或送朋友，对金钱没有什么观念，一心一意追求真善美。她已有三十岁，却漂亮而性感，作风也新潮大胆，男朋友很多，片段的罗曼史更数不清。她永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批评，她永远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，敢爱、敢恨、敢说、敢做，即使在克伟面前，她也绝不掩饰、顾忌。

大厅中粉红色的灯光柔和、温馨，依文正倚在沈奥的怀里随着音乐摇晃，她闭着眼，把脸靠在他脖子里，一副忘我神色。

克伟却在大厅尽头的小酒吧上和朋友聊天，自然又愉快，对相拥的依文和沈奥真是全不在意。



“沈奥，说真话，这次回嘉义有没有找旧情人？”依文突然站直了，画着浓浓黑眼圈的眼睛放肆地盯着沈奥。“我只要你说真话，我不会追究！”

沈奥耸耸肩，微微一笑，什么都不说。

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男孩子，不但漂亮而且年轻，顶多二十五岁。他很高、很挺，也很瘦，黑眸很深，鼻梁很直，脸部轮廓更如雕刻般，最吸引人的地方，是他脸上竟带有两分冷漠的邪气，很像巴黎的流氓，年轻时的亚伦狄龙。他是很冷漠的，就算在笑，那笑也冷，冷得有些——惊心动魄。

“你是一定不肯说的了？”依文笑得狡猾，环着他脖子的手重重捏他一下。“你以为我没有办法让你招供？”

她还是那么若无其事地盯着他，那黑眸、那眼光——哎，令人呼吸也困难。

“明天我就开始上班了！”他淡淡地，把话题扯得好远。

“不行，”她嚷着，“一回来就上班，你什么时候陪我？”

“你说吧！”他望一望她远处的丈夫克伟。

“今夜！”她眨眨眼，笑了。“你回去了十天！”

他还是笑，对依文，他始终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淡漠，他深知依文的感情，他全然不耽心。

“你可以去找别人！”他说。

“不喜欢！”她说得咬牙切齿，想一口吞了他似的。“我只要你，知道吗？只要你！”

音乐完了，跳舞的人都回到座位上，有的喝酒，有的聊天，有的和女朋友聊聊我我。依文望着沈奥半晌，左手拎起长裙裙脚，右手拖着他大步走出客厅。

“走！我们现在就走！”她像在喘息。

“去哪里？”他不怎么起劲。

她顺手抓起门边茶几上的车钥匙，拉开门不由分说拖着他奔进门外的电梯。

“去你那里！”她黑眸中燃烧着火焰。



他不置可否地任她拖着，一口气奔进停车场。

“你开车！”她把车钥匙扔给他。

沈奥慢条斯理地抛起车匙又接到手心，然后才上了她那辆奔驰二八〇跑车。

“我那儿很乱，回来还没收拾！”他说。一边发动马达。

“由它去乱，”她毫不在意地掠一掠长而髻的头发。“只要有
你，哪儿都一样！”

他扯动一下唇角，汽车如箭般射出。

他的家在永康街一条巷子里，很普通的公寓房子，住在四楼。沿着黑暗的楼梯，依文走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门开处，果然一片凌乱，衣服、鞋子、书本、杂志、报纸，还有吃剩的饭菜，还有换下的袜子，果然是乱，而且又乱又脏。

依文却不在意，刚关上大门，她已八爪鱼似地紧紧拥住沈奥，热吻像雨点般落在他脸上、唇上、颈上、胸上，她的手更伸进他西装里、衬衫里——

然后，他们一起滚落床上。

一阵长时间的喘息、挣扎之后，所有的一切都平静了，就像一场夏天的骤雨，过后带来一阵透心的清凉。

黑暗中，沈奥点起一枝烟，靠在床上慢慢吸着。依文却靠在他身边，用手环着他的腰，用脸贴住他的胸。她眼中火焰已熄，变得清澈一片。

“车钥匙在桌子上，”他还是那么淡漠，似乎刚才那喘息、热情的人不是他。“现在回去，你的宴会还没结束！”

“不回去，宴会本来就是为你开的！”她动也不动。她沉醉在每一分钟与他共处的时光。

“别任性，克伟是个好丈夫！”他为她理一理那凌乱了的长发，她流了好多汗。

“他会永远是好丈夫！”她说。似乎有了睡意。

“即使他是，客人不一定都好，”他说，“他们会说闲话！”

“说吧！谁在乎？”她有些迷糊了。



“依文，依文，我们还有明天，对吗？”他说。

“你爱我，是吗？沈奥，”她呢喃着，她已在半睡状态了。
“说你爱我，说——”

沈奥没出声，她沉沉睡去。

沈奥仍然坐在那儿，直到吸完那枝烟。然后他轻轻起床，轻轻把依文放平在床上，又轻轻走进浴室。打开水龙头，任冷水不停地洒在他身上。

对依文他是矛盾的，矛盾得无法自拔。他不爱她却喜欢她，她漂亮，热情又性感，谁会不喜欢她？何况她还那么富有。认识她的时候，他正需要一个这样的朋友和一些帮助，他刚从嘉义来，急需工作。她是那样诚心帮他，他并没有想到他们的关系会弄成这样，做梦也没想过，依文竟爱上他，而且爱得那么狂热，那么强烈。他挣扎过，但依文不是普通女人，她的感情犹如排山倒海，犹如烈火，犹如狂风暴雨，他才开始挣扎，已被淹没了。从此，他就过着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。

依文把他打扮起来，给他置一流的衣服，一流的用品，给他钱，他不是个性顽强的人，拒绝不了也就接受了。依文还绝不避嫌地公开把他带进她的社交圈子，把他带进台北市的上流社会，甚至不隐瞒克伟——她的丈夫。

他知道依文不是玩弄他，依文是动了真感情，但是——长此以往，他算什么呢？

冷水使他清醒些，他想，离开依文吧！趁现在还没闹得满城风雨之际离开她，或者，他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，他还年轻，不是吗？再这么下去——他怕会万劫不复了！

他又想起克伟，克伟是真的不在意依文的行为吗，或是他另有苦衷？天下哪有男人不在意妻子公开和情夫来往呢？克伟内心也痛苦，也怀恨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

他再吸一口气，关了水龙头，用毛巾抹干身体，穿着晨褌走回卧室。

卧室中已亮起了灯，依文不在床上。



“依文，依文！”他叫。

楼下一阵汽车声，是依文的奔驰二八〇，她终于回去了，回去赶着结束宴会，她——并非全不在乎吧？

灯柜上有张五万块台币的支票，是依文留下的，她总喜欢这么做——沈奥的脸涨红了，他充满出卖自己的感觉，虽然他明白依文并不是这个意思！

他把支票扔进抽屉，茫然倒在床上。

明天开始上班，或者会是个新生活的开始。

那是一份图书馆的工作，想来必然枯燥乏味，然而却是一份正正式式的工作，可以养活自己，可以使自己走上正途。他要好好做，他一定要好好做，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绝不能——

猛然一个翻身，他跳起来拉开抽屉，拿出那张五万元的支票，激动地用力撕成粉碎，扔在地上。他不能再要依文的钱，绝不能，趁他还能自拔时，快些跳出这深不见底的泥沼。回嘉义老家时母亲曾问起他这些日子做了什么工作，怎么打扮得自己这么体面，又拿回家不少钱——什么工作？他根本没有工作，只是被一个女人供养，他——他——用力一拳打在灯柜上，台灯跌在地上，稀里哗啦地碎了一地，屋中又恢复黑暗。

他是在黑暗中的人，是吧！他见不得光！

夜深了，乔丹芙仍怔怔地望着那块小小的天花板，半丝睡意也没有。她摸一摸有汗意的脖子，秋天的夜不该这么闷热，是她的小斗室里空气太坏。

她的视线迅速在四壁上一溜，叫“它”斗室都算恭维，这简直根本不能算房间，用木板在一大间屋子里隔出三个榻榻米大的地方，甚至没有窗户。一张单人床，一张小茶几似的木桌，这就是她住了三个月的小天地了！

她轻轻移动一下，木床“吱”一声响，摇摇晃晃的似乎不胜负荷了。她很想起来找一杯水喝，又怕吵醒了隔一道木板壁的芳邻。她们这儿住着七八个女孩子，都是从中南部来的。她们各有